

老子校釋

朱謙之撰

老子校釋

龍門聯合書局

老
子
校
釋

編著者 朱謙之
出版者 上海龍門聯合書局
印刷者 中國科學院印刷廠
總經售 新華書店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二九號
龍門聯合書局

一九五八年九月第一版 字數：288,000
一九五八年九月第一次印刷 開本：787×1092 1/16
(京)道：1—585 印張：15
報：1—1,360 紙頁：4

定價：(7) 道林本：2.00元
報紙本：1.50元

內容簡介

老子先後刻本，文多異同，釋義亦各有創見。本校釋以唐景龍二年易州龍興觀道德經碑文爲主，參考石本、敦煌本、舊鈔本、佚本、正統道藏本諸刻本共一百餘種，從事校勘。考訂方面，引用了王念孫、孫詒讓、俞樾、洪頤煊以迄近人研究所得，加以闡述。又以老子多韻語，本古之哲學詩，故以江有誥韻讀爲主，參以吳棫、顧炎武、江永、姚文田、鄧廷楨、李廣芸諸家之說，推求經文古韻，並於卷末附老子韻例一篇。足供研究老子學說者之參考。

唐吳道子畫老子像

(图片一)



元趙孟頫畫老子像

吳興趙孟頫書并畫

(图片二)



老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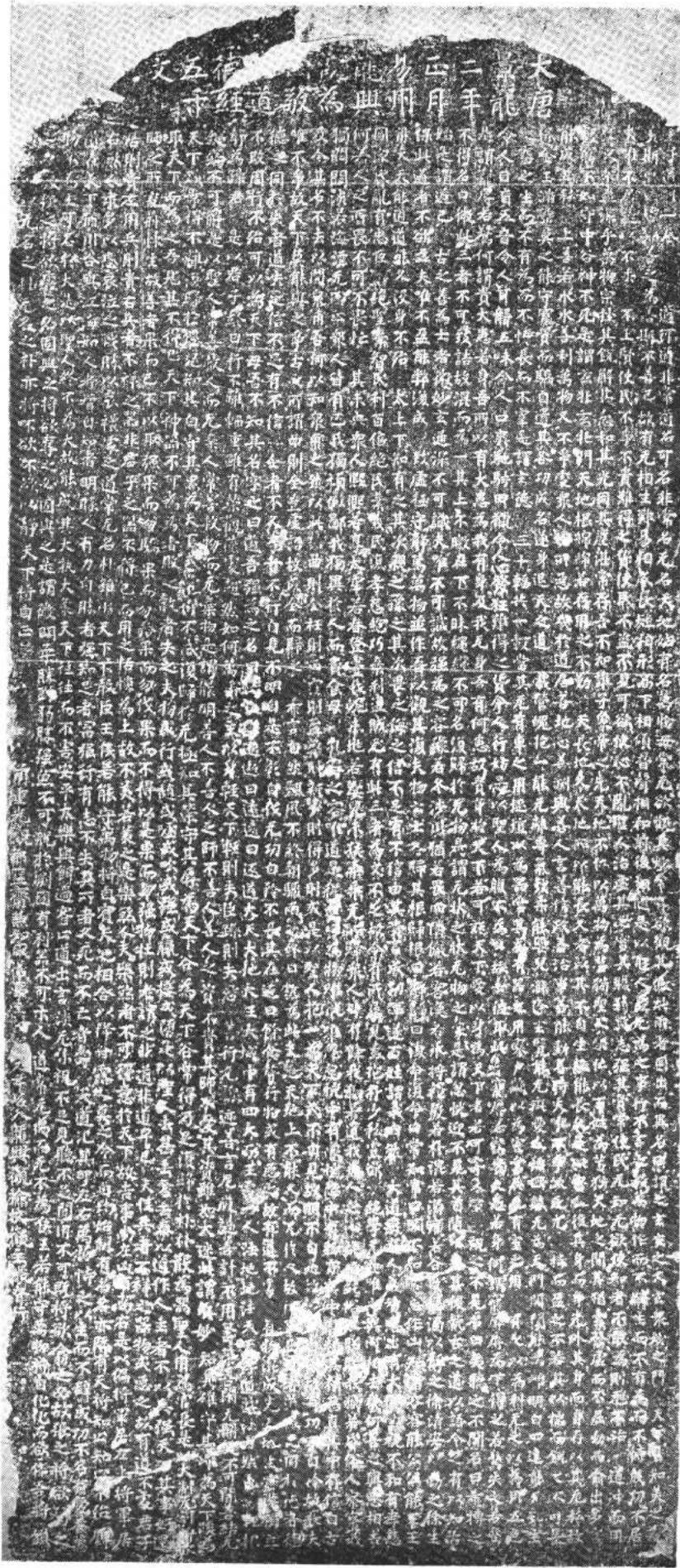
明丁南羽畫老子像

(图片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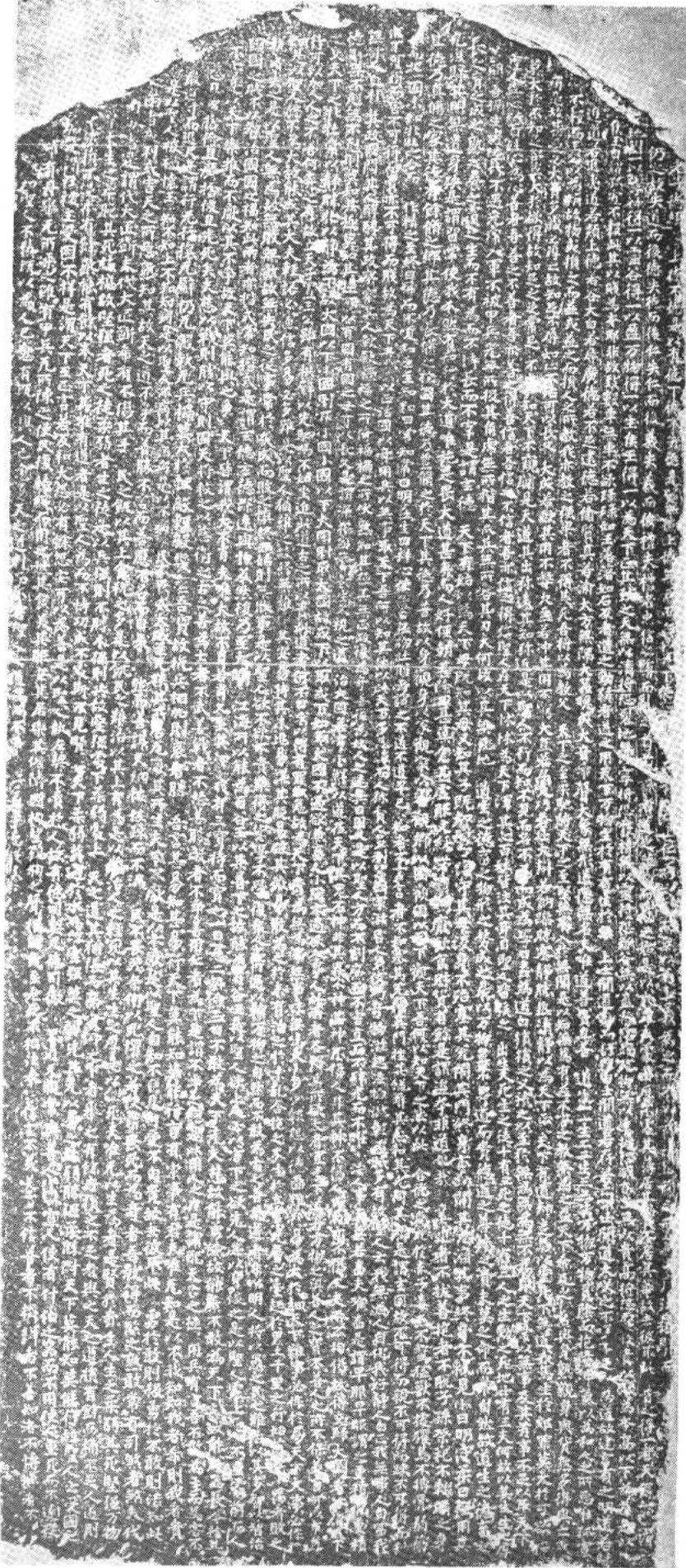
唐景龍二年易州龍興觀道德經碑

(图片四)



唐景龍二年易州龍興觀道德經碑(陰)

(图片五)



原碑高一·九九公尺，寬〇·八五公尺。

唐景龍二年易州龍興觀道德經碑題跋

【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續】右老子道德經兩卷：上卷曰道經，下卷曰德經，分兩面刻之。其額曰：『大唐景龍二年正月易州龍興觀，爲國敬造道德經五千文。』碑末，題觀主張資行名。

【嚴可均鐵橋金石跋】右道德經碑，在易州。景龍二年正月立，前代金石家未著于錄。歐、趙所收皆明皇御注懷州本，今不傳。邢州龍興觀石臺本，歸震川集有跋，今亦不見。所傳拓惟易州八面石柱，爲蘇靈芝書之御注本，刻于開元二十六年；而景龍舊碑同在易州，世人貴耳賤目，無過問者。蓋道德經自御注後，頒列學宮，久相傳習，故余所見道藏七十餘本略同，雖以河上、王弼二家，校者亦頗改就御注。而傳奕古本，字句較觴，亦難盡從；則世間真舊本，必以景龍碑爲最。其異同數百事，文誼簡古，遠勝今本者甚多。今合蘇靈芝書御注本，及河上、王弼與釋文所載，參互校勘，條舉得失，足證此刻之善。

【魏稼書績語堂碑錄】易州龍興觀道德經拓本二紙，各高六尺二寸，廣二尺六寸五分，正面額十二行，行二字。下，道經卅二行；前廿九行，行七十一字；後三行，行七十字。碑陰德經卅三行；行六十六至一百一字不等，並正書。

【繆荃孫藝風堂金石文字目】龍興觀道德經兩面刻，正書，景龍二年正月。在直隸易州本觀。

【鄧嘉緝上谷訪碑記】唐龍興觀老子道德經碑，在龍興觀。碑高五尺四寸，廣二尺五寸，景龍二年正月，正書；碑陽道經三十二行，行七十字，七十一字不等。第一行首題老子道經，額十二行，行二字，末行一字。碑陰德經三十二行，行八十字至八十四字不等。第一行首題老子德經，左右側題名。左右碑側正書，凡四層，題本州刺史及本觀道士名。

【何士驥古本道德經校刊】唐景龍二年（公曆七〇八）河北易縣龍興觀道德經幢。一碑，兩面刻（全）。碑額題

老子校釋

「大唐景龍二年正月易州龍興觀爲□敬國道德經五千文」廿三正字。碑側題名。

二

序 文

今案老子道德經舊本，流傳最廣者，有河上公、王弼二種。河上本近民間系統，文句簡古，其流派爲景龍碑本，遂州碑本與敦煌本，多古字亦雜俗俚。王本屬文人系統，文筆曉暢，其流派爲蘇轍、陸希聲、吳澄諸本，多善屬文，而參錯已見，與古老子相遠。自開元御注本出，因時世俗尚，依違於河上、王弼二本之間。今所見正統道藏中者，非從開元御注如強思齊、杜光庭、李約、劉惟永輩，即從政和御注如李霖、邵若愚、江澂、彭耜諸本。若明太祖，則上承吳澄，下開大典，其皆非六朝舊本，固無可疑也。然則言舊本者，嚴遵與傅奕尚矣。嚴遵本與河上本相接近，傅奕則爲王弼本之發展，此爲老子舊本之兩大系統。就嚴本論，近怡蘭堂校刊據明姚舜咨手抄藍格本，較道藏本及秘冊彙函本爲勝。惟此書既殘闕將半，所傳經文除可與河上本相參證外，缺乏成爲獨立定本之條件。（如三十八章『攘臂而仍之』，王本作『扔』；韓非解老，嚴本與河上本均作『仍』。五十章『長之育之』下，王本作『亨之毒之』，嚴本與河上本均作『成之熟之』。五十九章『深根固蒂』，王本作『柢』，嚴本及河上本均作『蒂』。六十五章二『楷式』，王本均作『稽式』，嚴河上本作『楷式』，可證嚴河上爲同一系統。）傅奕校定老子古本，字句獨較他本爲繁，畢沅據之作道德經考異，勞健則參之以范應元本作古本考，實則文辭蔓衍，較王本爲尤甚。劉師培老子斠補，疑今傳本亦或爲後人所改。今案老子『毒蟲不螫』，范應元本作『毒蟲、虺蛇不螫』，謂傳同古本。今傳本作『蜂虿不螫』，與范古本不同，此其鐵證。又王昶金石萃編稱『其書字句，亦足以資參定。』而嚴可均鐵橋金石跋，則竟謂『傅奕古本字句較繁，亦難盡從』，信矣。范應元號稱古本，而五十五章『毒蟲、虺蛇不螫』，乃河上公注文羼入。二十章『而貴食母』，范從開元御注作『求食於母』，而玄宗自注云：『先無「求於」兩字，今所加也。』足證范本亦非古，其不足盡從之也甚明。蓋五千言古本惟河上本差相髣髴，雖今傳較以意林、治要，繆誤實多；而分章標題，尤爲道流者所妄作。惟在河上、王弼二注俱行之中，河

上相傳已久，王注則多後人所改。孫詒讓札逐（卷四）已疑今本王注，不分道德二經，與釋文本異，爲唐時王注有別本之證。¹洪頤煊讀書叢錄（卷十三）則竟稱：『王注出於明代，或後人掇拾爲之。』以河上本與王弼本相較，唐書劉子玄傳稱老子無河上公注，欲廢之而立王弼，爲識者所譏。實則卽據宋刊河上與王本對勘，其優劣可見。一、河上所用文字較古：如二章『長短相形』，王本作『長短相較』。畢沅曰：『古無「較」字，本文以「形」與「傾」爲韻，不應作「較」。』三十七章『我無欲而民自樸』，『樸』字河上本作『朴』，景龍、敦煌均作『朴』。五十五章『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王本『峻』作『全』，『全』字誤。二、河上本於義爲優：如三章『使心不亂』，王本心上有『民』字，贅。九章『功成、名遂、身退』，王本『名遂』二字缺。五十一年河上本『成之熟之』，王本作『亭之毒之』。十三章河上本『何謂寵辱？寵爲上，辱爲下』，王本作『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三、河上本合韻：如十五章『儼兮其若客』，畢沅曰：『河上公作「儼兮其若客」，王弼作「儼兮其若容」；非是。「客」與「釋」「樸」等字爲韻也。』四、河上本與嚴遵本、景龍碑本、遂州碑本多相合；至敦煌發見之六朝唐寫本，則爲河上本之古鈔本。五、河上本較王本爲早：如五十五章，河上本『毒蟲不螫』，王本作『蜂蠍、虺蛇不螫』；案此六字乃河上公注，王本誤以河上公注羼入，此爲王本後於河上之鐵證。六、王本多脫文：如四十六章，河上本有『罪莫大於可欲』句，嚴本、傅本及韓非解老同，王本無此句。四十九章『聖人皆孩之』上，河上本有『百姓皆注其耳目』句，王本誤脫。由上各點，可見河上本與王本較，以河上本爲優。但同在河上本之中，又有北方傳本與南方傳本之不同。宋刊本介在南北兩本之間，蓋在王本盛行之時，曾據王本妄改經文者，此可以中間本稱之。北方本以敦煌發見之六朝唐寫本爲代表，即敦煌本。南方本則以日本奈良聖語藏鎌倉舊抄卷子殘本及東北大學教授武內義雄所藏室町時代抄本爲代表。就中北方本又優於南方本。何以證之？以字數證之。北方本據法京圖書館所藏敦煌本殘卷（伯希和目錄二五九九）末尾題『道經卅七章二千一百八十四字，德經卅四章二千八百一十五字，五千文上下二卷合八十一章，四千九百九十九字』。南方本如室町期之古寫本，則有五千三百二字。此詳略二本之不同，武內氏謂由於南北朝以來，河上本之傳播，河北與江南各地風俗言語之影響不同。顏氏家訓書證篇所

稱：『也、是、語、已、及助字之辭，文籍備有之矣。河北經傳，悉略此字。』『又有俗學聞經傳中時須「也」字，輒以意改之。』由此可知河上本中，南本詳而北本略，略者字數與五千言古本相同；而詳者則以意改之，以求合於文人系統，此不可不辨。乃武內氏譯註老子（岩波文庫一六三〇）竟以所藏室町期之古寫本爲底本，不知此本文辭蔓衍，與傅奕本同，其欲以王弼本與河上本相合之目的亦同，此一見而知其非河上本之舊者，更何足以爲老子之定本哉？如是則敦煌本足珍矣。敦煌本有六朝及唐寫殘卷，羅振玉道德經考異所據諸本，合以武內義雄所見法京圖書館所藏殘卷，幾得其全，惟上卷尙闕廿二章至卅七章，雖可以北京圖書館舊藏唐寫本道經殘卷二十八行，存第二十章之下半至第二十七章之上半補之，但仍嫌美中不足！武內之所謂闕者，既皆以道藏罔字號所收道德真經次解與景龍碑本補之，則曷如卽取景、遂二本爲老子定本之爲愈也。以吾所見，遂州碑本與強本成疏所用經文相合，宜若可用矣；然而焦竑考異中之龍興碑，王昶、嚴可均之所謂邢州本，與今之以次解爲遂州碑者，是一是二，尙待考證？以原碑不在，賴次解而存，則其不如唐景龍二年易州龍興觀道德經碑之更爲可信又明矣。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謂『景龍碑本爲初唐所刻，字句與他本多異。如「無」作「无」，「愈」作「愈」，「芸」作「云」，「譽」作「豫」，「荒」作「忙」，「佐」作「作」，「喻」作「翕」之類，皆從古字，以爲遠勝他本。嚴可均謂『世間真舊本，必以景龍碑爲最。其異同數百事，文誼簡古，遠勝今本者甚多。』錢、嚴二氏之說，余意皆然之；故作老子校釋，卽取景龍碑本爲底本，以與敦煌本、遂州碑本、舊鈔卷子本、御注本、嚴遵本、河上本、王弼本、傅奕本、范應元本互相參校，並加考訂。淺學如余，非敢有越前修諸子，蓋惟衷取群解，略發指趣，亦欲以此去僞存真，竭其棉薄，以復五千言古本與乎聲韻文句之眞，並藉以窺見古代哲學詩之眞面目焉。此則余之新本校釋之所爲作也。一九五四年十二月朱謙之序於北京大學。

本書所據版本書目

(一) 石本

名稱	備考	簡稱
(一) 唐景龍二年易州龍興觀道德經碑	一碑兩面刻(全)，今在河北易縣。	景龍碑本，景龍本，碑本，易州本(諸家所用簡稱不一致，茲並錄之，以供參考。)
(二) 唐開元廿六年易州龍興觀御注道德經幢	八面刻(全)蘇靈芝書，今在河北易縣。	御注本，開元本，開元碑本，御本，易州本，易玄本。
(三) 唐開元廿七年邢州龍興觀道德經幢	八面刻(殘)，今在河北邢台縣。	邢玄本。
(四) 唐廣明元年泰州道德經幢	八面刻(殘)，今在江蘇鎮江焦山。	廣明本，廣本，焦山本。
(五) 唐景福二年易州龍興觀道德經碑	一碑兩面刻(有缺泐)，今存河北易縣。	景福本，景本，易福本。
(六) 唐(無年月)陝西盩厔縣樓觀台道德經碑	兩碑各一面刻(全)，末題「終南山古樓觀立石於道祖說經之臺」十五字。金石萃編補略定爲唐刻。	樓正本。
(七) 宋景祐四年甘肅天真觀道德經幢	八面刻(缺泐)，今存甘肅慶陽縣。	慶陽本。
(八) 宋(年月泐)浙江吳山崇義祠道德經幢	八面刻(殘)，今存浙江杭州。	杭州本。
(九) 元至元廿七年陝西樓觀台道德經碑	兩碑各兩面刻(全)，高翻書，今在陝西盩厔縣。	高翻本，高本，至元本，樓古本。
(十) 元大德三年陝西磻溪宮道德經幢	八面刻(全)，今存陝西寶雞縣。	磻溪本。
(十一) 元延祐三年趙孟頫書道德經石刻	共十石，今存北京西便門外白雲觀。	趙孟頫本，趙本。

(十二) 遂州道德經碑 (道藏四七——四八，無名氏道德真經次解)

次解自序云：「先者經過遂州，見龍興觀石碑，上鐫道德二經」。

遂州碑本，遂州本，龍興觀本，邢州本，龍

(十三) 天台經幢

夏竦古文四聲韻引天台山司馬天師漆書經幢

天台經幢本。

合計石本十三種。(一)至(十一)拓本，見考古專報第一卷第二號「古本道德經校刊」中。

(十二) 寫本

(十四) 唐人寫本殘卷

首章至第五章之首。

敦煌甲本；敦本。

(十五) 唐人寫本殘卷

九章至十四章之首。

敦煌乙本；乙本。

(十六) 唐人寫本殘卷

十章至十五章之首。

敦煌丙本；丙本。

(十七) 唐人寫本殘卷

二十七章後半，至三十六章首行。

敦煌丁本；丁本。

(十八) 唐人寫本殘卷

三十九章至四十章，乃老子義。

敦煌戊本；戊本。

(十九) 唐人寫本殘卷

四十一章末行，至五十五章。

敦煌己本；己本。

(二十) 六朝寫本殘卷

五十七章至八十一章。

敦煌庚本；庚本。

(廿一) 唐人寫本殘卷

六十章至八十章，即成玄英道德經開題序訣義疏，羅振玉誤爲孟智周義疏。

敦煌辛本；羅卷本。

(廿二) 唐人寫本殘卷

六十二章至七十三章。

敦煌壬本；壬本。

(廿三) 唐人寫本殘卷

十章至三十七章，今存英倫圖書館。

英倫本；英本。

(廿四) 唐人寫本殘卷

二十章之下半，至二十七章。舊存北京圖書館。

館卷本；館本。

(廿五) 法京藏敦煌殘卷

首章至廿一章，見伯希和目錄二三二九。

敦煌本無字注老子，武內敦甲本。

(廿六) 中村不折藏敦煌殘卷

卅九章至五十二章。

武內敦乙本。

(廿七) 法京藏敦煌殘卷	六十六章至八十一章，見伯希和目錄二五九九。	武內敦丙本。
(廿八) 法京藏敦煌殘卷	三十八章至八十一章。	武內敦丁本。
合計敦煌本十五種。(十四)至(二十四)，見上虞羅氏影印貞松堂藏西陲秘籍叢殘「老子殘卷」六種，敦煌本老子道德經義疏第五殘卷(見古籍叢殘第四種)及老子道德經考異附補遺。內(十四)至(廿三)，總稱「羅卷本」。(廿五)至(廿八)，見武內義雄譯註「老子」所引。		

(廿九) 案良聖語藏舊抄卷子殘本	僅存下卷卷子殘本，鎌倉時代舊鈔，有大正十二年影印本。	案卷本，案本。
(三十) 武內義雄藏室町時代鈔本	岩波文庫中譯註老子所用底本。	室町本。
(卅一) 天文舊鈔河上公本	武內義雄：老子原始中引。	天文鈔本。
(卅二) 瀧川君山藏舊鈔河上公本	同上。	瀧川舊鈔本。

合計舊鈔本四種，並敦煌本十五種，共寫本十九種。

(三)佚本

(卅三) 晉王羲之道德經帖	貞觀十五年，褚遂良跋，原拓本及古鑑閣藏宋拓本，上海藝苑真賞社印。	王羲之本。
(卅四) 古老子	夏竦古文四聲韻引。	古老子本。
(卅五) 羅浮道士厲山木道德經	同上。	厲山木本。
(卅六) 崇寧五注	王安石、王雱、陸佃、劉槩、劉涇注，此據彭耜道德真經集註引。	五注本。
(卅七) 宋曹道冲老子注	彭耜道德真經集註引。	曹本。